



王晋康长篇神话小说《古蜀》:

神话幻想艺术的智性突破

□王泉根

王晋康是国内著名的科幻作家,在科幻文坛耕耘20年,创作了500万字的作品,他的作品充盈着厚重的人文关怀、飞扬不羁的想象、机智的构思和悬念,语言晓畅平易,清新淡雅,风格沉郁苍凉,冷峻峭拔。年前,他以一部气势磅礴的长篇科幻小说《逃出母宇宙》获得银河奖的长篇杰作奖,又获星云奖的终身成就奖。除了科幻作品外,他也偶尔涉足非科幻作品的创作,科学悬疑小说《上帝之手》获“这篇小说超好看”评奖的前八强。由大连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神话历史小说《古蜀》更是出手不凡,荣获首届“大白鲸世界”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”的特等奖。

《古蜀》以大气派、大视野取胜。科幻作家刘慈欣在评论王晋康的长篇科幻《与吾同在》时说:“翻开这本书的人就具有了造物主的眼光,从一个任何时间和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度鸟瞰世界,对文明的真相发出深邃的终极追问,历史和未来的壮丽画卷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大气和壮阔徐徐展开。”同样,翻开《古蜀》的人也将拥有神(西王母)的眼睛,以一种神性的、母性的目光鸟瞰时空,慈爱、平静,多少带点宿命的感伤。在她的注视下,时间之河缓缓流过,历史画面一页页掀开,天界与尘世、神女与凡人、创造与毁灭互相交错,因而作品既具有空间的广阔,也具有时间的深邃。

《古蜀》的故事以奇异瑰丽的古蜀文化为背景。作者把丰富的古蜀文物(以川西金沙和三星堆文物为代表)、中国古代典籍中对于古蜀文明的点滴记载,以及华夏先民留下的昆仑神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,绘出了一部有关生存、爱情、友情、战争、寻根的壮丽



长卷。古蜀文明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明,尤其是青铜雕像中的纵目、鸟爪、几何图形的面容是如此地“超然世外”,以至于人们常把它同外星文明联系起来。实际上,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支分流。据考证,古蜀文明很可能是西北草原的古羌人(先羌)南下建立的,而华夏文明是先羌的另一支流向东发展而建立的。几千年中两者纵然已经渐行渐远,但仍旧是同源的,其后又重新合流。《古蜀》中既描绘了古蜀文明的奇特,也昭示了它同华夏文明的血肉联系,因而作品具有浓重的中华文化的底蕴。说到这里要说一句闲话。《古蜀》中,作者借一位主人公整灵的话

提出了一种设想:华夏民族的祖先黄帝,与古蜀文明信奉的祖先蚕丛,其实是同一位历史人物,只不过在不同支后代中被赋予不同的形象。这个观点应该是作者独有的,但有其合理的内核。黄帝和蚕丛同样在五六千年前崛起于西北草原,同样是从游牧转向农耕的领袖人物,同样发明了蚕桑,这恐怕不仅是巧合。何况,现代基因学研究已经表明,汉、羌还有藏族,都是源于先羌。有兴趣的学者不妨对这个历史学观点进行讨论。

在《古蜀》中,作者再次展示了他过人的想象力和灵动的才华。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古蜀文明的点滴记载,神话的外衣下折射了变形的历史,如“蜀侯蚕丛,其目纵,始称王”,如“荆人整灵死,其尸随水上……灵至汶山下,复生,起见望帝(即杜宇)……望帝不能治,使整灵决玉山,民得安处”。“整灵治水去后,望帝与其妻通,惭愧,自以德薄不如整灵,乃委国授之而去,如尧之禅舜……望帝去时子圭鸣,故蜀人悲子圭鸣而思望帝”。这些半神话半历史的记载,在《古蜀》中全部化为机智的情节,天衣无缝地织入故事中,绝无牵强凝滞之处。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古书中关于望帝与整灵妻私通的记载,这段记载是负面的,但作者把它巧妙地转化为神仙姊妹易嫁的情节,既保留了古书记载的梗概,又契合本书唯美的整体基调。在这些机智的情节中,各个人物活了过来,如风流倜傥、心地善良、潜心艺术却荒废政务的杜宇,像商代铜鼎一样沉稳方正的整灵,快乐活泼但内心刚烈的娥灵,蛮勇剽悍但把娥灵疼在心尖的巴王,雍容大度但性格

各异的神仙姊妹,大胆奔放追求爱情的姊妹……曾有评论说王晋康不大善于塑造女性形象,但至少在这部小说中,那些熠熠闪光的女性形象绝不输于男性形象。

《古蜀》以绝美的画面见长。当你通读本书,你会像化为鸟身的金凤朱雀那样,俯瞰着壮美的神州大地:江水咆哮的长江三峡、白雪皑皑的雪山、像神仙宝镜一样静美的高山湖泊,以及被一棵巨大神树覆盖的昆仑神山。而且你眼中不光是这些静景,还有应接不暇的动景场面:整灵兄妹靠江豚之力逆向越过滟滪堆的急流,娥灵以一把小匕首与虎王对峙、神仙姊妹化为凤鸟在雪山湖泊上空抛掷戏耍、偷窥她们洗澡的杜宇,整灵勘察山势时在悬崖上与猴王搏斗、神仙姊妹化为凤鸟合力带整灵上天观看水势……这些画面极具动感,也使这部小说极具转化为电影大片的潜质。如果有眼光的制片人把它转化为电影,相信它会成为中国版的阿凡达,而且比阿凡达多了历史的厚重底蕴。

《古蜀》的文字晓畅平易,清新淡雅。其中杂糅了不少典故,也含着古汉语精致隽永的韵味。“大白鲸世界”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评委会给《古蜀》写的颁奖辞是:

《古蜀》以超凡的想象,精湛的文字,将一段朦胧的神话灰线,真实地艺术地构建、还原为蜀国的历史传奇与世间百态,塑造了杜宇、整灵、娥灵、金凤、朱雀、羲和、西王母等天界与凡间的艺术形象,以写实虚,幻极而真,大气磅礴,深具艺术魅力与思想力度。作品将幻想文学深植于中国文化的民族之根,是新世纪幻想文学创作新的艺术突破与重要收获。

■创作随笔

小时候,父亲跟我讲了一个与海有关的故事,那是一个在胶东流传很广的故事:

上世纪60年代,烟台每天下午都有船到海对面的大连。一般是下午4点左右开船,第二天早晨到大连。有一天,一艘客轮按时启航,刚开出两个多小时,海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块漂浮的大木板。大副在望远镜里看到木板上隐约有几个字。待船靠近了,才看清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。奇怪的是,这块木板总是在船的前面,并不随着船的前行而离开。大副觉得蹊跷,就把这事报告了船长。

船长常年海上生活,对这些奇异的事情总是很警惕。在海边生活的人们,对神秘莫测的大海充满敬畏,生活中也有很多禁忌。比如,渔民们吃鱼,从来就着一面吃,绝对不会把鱼翻过来。盖因一个“翻”字,似乎预示着“翻船”。还有,股东入下饺子,饺子如果煮烂了,大家绝对不能说“烂了”或“破了”,而是要说“撑了”。很多船上的厨房,碗柜的木头架上都挖了一个一个的圆孔,碗放在上面不会随着颠簸来回移动,万一碗打碎了,就是不好的兆头。

所以,船长看到了那块木板后,一种不祥的预兆涌上心头。恰在这时,本来平静的大海,忽然出现了大团的乌云,风也一阵阵风吹了起来。船长皱着眉头,叫大副在全船广播,问旅客中有没有一个人叫木板上写的那个名字。

叫了几遍后,一个拎着行李的乡下人气喘吁吁敲开了船长室。他说他就叫某某某,正是船长要找的人。看着他的寒碜模样,船长和蔼地对他说,客轮愿意放下一只救生艇,给他一些钱币作为补偿,送他一些食物和水,请他下客轮,然后上救生艇。船长说:“反正刚离岸没多久,你自己划船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到岸上。”

那人不干了,大喊大叫,说自己掏钱买了船票,必须坐船到大连,决不下船。

船长伸手指着船头那个木板说:“你看,那上面写着你的名字,跟着船走,我们真的不敢留你了。你也要为了全船旅客着想啊。我们现在是不能调头回去了。”

那人急了,又哭又喊,跳着脚骂船长和大副。没有想到,这些吵闹声都通过广播传遍了全船。不久,就有一大群旅客拥进了船长室。他们纷纷指责这个倒霉的家伙太自私,还威胁要把他扔进海里,真是群情激昂。

无奈,那人最后只好抹着鼻涕眼泪,嘴里嘟嘟囔囔骂着,被逼着上了救生艇。救生艇放下后,他哭哭啼啼划着桨朝岸时的海岸线走。过了一会,他回头一看,忽然发现身后那艘大船正在慢慢下沉!……

他魂飞魄散,吓坏了,就奋力划桨,一直到那艘客轮在海面上消失。

“——后来呢?”

当年我也是这样问我的父亲。父亲告诉我,后来那人就到了岸边,回家了。而大船上的人全都葬身深海。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。但直到我长大以后,才真正知道它的深意。尤其是当我读到加缪的《局外人》时,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它。和死于人间冷漠的默尔索相比,和同样死于冷漠的卡夫卡《变形记》中的格里高尔相比,客轮上的那位旅客同样的无辜。不同的是,卡夫卡和加缪小说中的主人公死去了,而父亲讲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却是唯一的幸存者。这难道就是民间故事永远不让人绝望的原因吗?

我不擅长写小说,于是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短的叙事诗,起名叫《深海》。深海,既是记叙发生在深海中的故事,也是对人性之深海的探究。当出版社告诉我,他们愿意给我出版一本童诗集的时候,我曾经想过,是否要把这首童诗放进去。一般而言,写给孩子们的童诗,大多欢喜快乐,很少有晦暗之作。安徒生的童话中也有不少。我以为,给孩子们写的文字,不在于是欢乐或是悲哀,而在于启发孩子,使他们学会思索,尤其思索一些和人性、人生有关的事情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说过:专为大众、为儿童写作,是无谓的。对儿童丰富有益的并不是一本写得孩子气的书。安徒生也说过:每一个童话的后面,都隐藏着一个成年读者。大师们的话,并非没有道理。当初如果不是我的父亲给我讲了这个故事,我是不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愿意去思考什么是伦理、什么是人道主义的写作者;我也不去关注被雅典公民投票判了死刑的苏格拉底,也不会去探寻什么是真正的民主、什么是异端的权利等这样的问题。

我的童诗集《诗人与小树》,是为了向俄罗斯伟大的作家谢尔古年科夫致敬才起的这个名字,他有一本童话集叫《战士与小树》,写得美丽又发人深思。我在自己的集子里收入了像《深海》这样的诗,也收入了或许也能称得上是“异类”的童诗,譬如《阿贝尔先生上课记》《一个孩子的祈祷》《如何成为一个诗人》等反思我们当下教育问题的诗,还收入了《地震废墟下》《死神的定金》《路边的雕像》等思考灾难、人性、社会现实的诗。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引导孩子们学会独立思考的话,那文学还有什么用处呢?

儿童文学作家走进朗诗五权希望小学

近日,儿童文学作家薛涛、彭学军、萧萍、左肱、汤汤、贾为、陈诗哥、靳辉波、李姗姗等赴四川省旺苍县朗诗五权希望小学,与该校的1025名师生和75名老师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公益交流活动。

朗诗五权希望小学,原名五权小学。在5·12汶川大地震中,校舍垮塌,随后重建新校园。时隔7年,那里的孩子生活得怎么样?他们的精神世界又是什么样子?2015年春天,儿童文学作家李姗姗和母校五权小学共同发起了“2015中国儿童文学大爱活动·走进朗诗五权希望小学”的公益活动,作家们走进深山里故乡的小学,陪孩子们开学,为孩子们带去希望、点亮童心。

作家们深入校园和班级,展开了生动有趣的讲座。彭学军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,与孩子们交流了“阅读的三个阶段”;薛涛分享了童年特殊的经历,通过分析自己的作品,启发孩子们发现生活中不一样的故事;陈诗哥与孩子们打成一片,让大家体会“好玩的写作”;萧萍通过写作与表演的关系,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,让课堂生动又充满诗意;贾为为孩子们讲述绘本故事,让他们体会童话和绘本带来的乐趣;汤汤结合自己的写作,告诉孩子们写作要讲究方法,并教给孩子们写作的小窍门;舒辉波讲述了写作初期的憧憬,从自身的写作经历谈如何呵护灵感;纪兵兵作为少儿杂志的编辑,告诉孩子们一本书是怎么做出来的;李姗姗与孩子们分享了小时候在五权小学发生的真实故事,以及她是如何渐渐喜欢上写作的,点燃了孩子们追求梦想的热情。

■短评

图画书对传统绘画的继承和创新

□刘羿群

近期,偶然发现了两套中国图画书,一套是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和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11年联合再版的“中国图画书典藏书系”之中国神话系列,另一套是毛毛虫童书馆重新整理推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系列。这些图画书均是由陈草秋、马得、太原、柯明、詹同、张世明、冯健南、奚阿兴、杨永青等老一辈艺术家绘制的,集中出版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翻开书页,那一幕幕精美的绘画跃然页上,运笔娴熟大气,造型别致、色彩大胆、构图讲究,富于意境又不失现代气息,再加上简洁凝练的语言,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图画书的经典记忆,也对“中国没有优秀图画书”这一论断构成有力的一击。最可贵的,这些图画书对中国传统美术做了有力的传承。

造型 人物造型汲取了多个历史时期、多种绘画技法的养料。《共工触山》和《盘古开天》虽采用工笔技法,但采用西方油画人物的身体结构和肌肉线条,充满力量感,展现了上古神灵无与伦比的精神力。《后羿射日》《嫦娥奔月》《九色鹿》借鉴了北朝壁画、汉画像砖的造型,线条流畅圆转,既刚柔相济,又轻盈飘逸,充满了装饰美感。《取火》借鉴了以原始岩画极简的线条为主的造型,既勾画出原始人的生存不易,又充满童趣。《神鱼驮屈原》中人物造型借鉴了战国漆画,同时参考了汉代马王堆中的拙土陶俑、木俑和泥塑等,显得平实传神,朴素无华。

此外,《金瓜儿银豆儿》《金色的海螺》等书还借鉴了民间美术中剪纸和皮影的造型,形成了另一种不同于古代庙堂文人艺术的美学风格,充满了生命力。

借鉴于历史真实的器物造型,与画面形成和谐的美感。《神鱼驮屈原》中湘君湘夫人迎接神鱼的场景中,勾云纹的黑茶几、盛供品的青铜器皿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常用之物。《后羿射日》中羲和托日、羲和送日的场景中,龙的造型借鉴了汉代石砖龙纹造型。十日当空的场景中,鸟、虎、蛇等借鉴青铜器纹样和汉代石砖造型。《嫦娥奔月》中西王母的坐骑借鉴了瓦当虎纹,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力量。《盘古开天》中女娲采集的五彩石子源自战国时代的料珠,而炼石的锅子则参考了仰韶文化三足陶鼎的造型。

色彩 借鉴不同时期的绘画色彩。《神鱼驮屈原》使用战国漆画的厚重色彩,色调深沉,表现出凄怆悲壮的气氛。《后羿射日》《嫦娥奔月》《九色鹿》借鉴了北朝壁画的色彩,五彩斑斓、华丽典雅。《马兰花》中使用了白描加淡彩的画法,清新淡雅的色彩勾

勒出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《东郭先生》《好乖乖》中采用大写意水墨画法,浓淡相生的墨色与明润的色彩互相浸润,形成了无比灵动的笔触,充满了情趣。《金瓜儿银豆儿》来自民间剪纸,《海螺姑娘》来自民间皮影等。《盘古开天》中还有大面积的背景色借鉴了民间刺绣的色彩。

使用色彩来传达人物情感、营造氛围。《嫦娥奔月》中嫦娥幽闭月宫的场景采用了低饱和度的蓝色调,传达出清冷忧伤的气氛。《后羿射日》中羲和托日的场景采用了温暖的橘黄做底色,衬托出平静祥和的气氛。《盘古开天》中盘古化生宇宙的场景采用玉色做前景,玄色做背景,中间用红、橙、鹅黄、嫩绿、翠绿、天蓝、深蓝、粉、粉紫等分布其中,勾画出一个神秘幽邃、远古洪荒的神话世界,传达出空灵虚远的意境。

构图 传统国画的虚实、留白的大量运用。《马兰花》中运用了大量虚实对比,营造出迷茫旷远的山水空间,且在马兰花收礼物和马郎做梦的两个场景中,营造出或神异或诡异的氛围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和《东郭先生》则采用了大量的留白手法,使画面主体重点突出,显示出明豁的视觉效果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中,极简的构图造就出一个鸢飞鱼跃、活泼玲珑,充满生命意趣的世界。

很多新颖、大胆的构图方式突破传统。《共工触山》中,女娲补天采用了仰视,女娲治水则采用了俯视。《嫦娥奔月》中多处采用了倾斜构图。《神鱼驮屈原》中秦国攻陷楚国的场景用歪斜的城郭暗示出楚国的江山欲倒。《取火种》“在书中有些画面采用了原始人和幼儿绘画的构图方法,采用大胆、自由、无拘无束的散点透视的方法,不分上下左右,不分前后层次,使画面更显原始、淳朴、稚拙和童趣”。(冯健男)

近年来,有些图画书善乏可陈。一些作者连最基本的绘画技巧方面都没过关。表现在线条生涩凝滞,色彩混乱,构图拥挤,毫无章法。甚至有的文不对题,和文字内容都不符合。在细节方面更是没有老一辈艺术家的刻苦调研,很多建筑、器物不符合历史真实。在这种前提下,就更别提绘画意境的创造了。我们的图画书创作面临着传承和创新的的双重困境。

首先,在技法层面上,应对传统美术要素进行认真的研习,并取其精华而传承。水墨大写意以酣畅淋漓、挥洒超逸的表现技法,传承了中华民族磅礴大气、简约疏放的美学精神,是最值得借鉴的。此外,远古至先秦时期美术蕴含了中华艺术上升时期的气度和风范,既拙朴天真,又有着无与伦比的浪漫想象,这些美学特征理应在研习与传承。此外我国的各种生动鲜活民间美术,如剪纸、皮影、印染、年画、刺绣、布堆画、泥塑、面花等,作为民族文化的活化石,也应该为图画书的造型和色彩提供丰富的养料。

第二,在更高层面上,绘画的创作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人格修养。绘画最终传达出的是画者心中的意象,与画者的胸怀境界、审美品格直接相关。“有境界有胸怀,而无笔墨(技巧),则不能供高雅之鉴赏。有笔墨而无情(境界),则无法畅观者之怀。”只有具备高尚之人格,才有可能创作出高尚之画作。

■童心世界



牧童骑黄牛 胡欣玥 作

儿童文学评论

·第374期·

■短讯

谢倩霓作品研讨会召开

4月27日,谢倩霓“薄荷香纯美成长花园”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。2015年1月,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谢倩霓新作“薄荷香纯美成长小说”三种,包括《一个人的花园》《总有一朵微笑》《一路遇见你》。这套书累积了谢倩霓深切的童年记忆,以大地一样朴实、泥土一样细密的生活细节展示一个小女孩的成长,探索女孩成长的生命密码。作家摒弃现今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热闹和搞笑,在写作时不追求制造戏剧效果,也不追求大起大落,以一种真切、自然、饱含真情却又平淡安然的姿态书写自然的人生和成长,笔触老练,情感饱满。这样的书写对于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来说,是一种有意味的努力,有一种安静的力量。

与会专家、学者就谢倩霓的儿童文学创作做了自己的解读和剖析,大家从谢倩霓成长小说的写作特色出发,肯定了“薄荷香”这一类带着强烈自身经验的成长书写,对于女性作家安静、细腻、温暖的写作风格给予肯定,作家对细节成长环境里那些扎实而温润的生活细节的描写,具有把小事升华为成长中的大事件的能力,也写出了平凡生活里的美好和遥远乡野的清新味道。也有专家提出,“薄荷香”带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烙印,细腻的细节描写对于读者来说也可能增加阅读的难度,这可能对于读者接受是一个考验。



《嫦娥奔月》插图